

李光洁 人生是慢慢走入自己

【文/张晓雯】



幕后 Behind

在《跨界歌王》中表现亮眼的李光洁其实很容易紧张。最令观众印象深刻的表演是在第四期中演唱陈小春的《情瘤感菌》。最后一次排练时，他自认为唱念做打每一项都完成得近乎于满分，可是到演出时，本该抬腿的地方没抬腿，跟所有人动作都不一样。



为什么要跟小鲜肉比呢？人家20就20，我35就35。大众的审美没有高下、好坏、优劣，但是我要思考是否有责任把大众审美引导得更好。

最帅反派

电影版《使徒行者》最热映的时候，3天轻松破2亿。虽然是独立于电视剧的全新剧情，钉姐（余诗曼）、欢喜哥（许绍雄）等原配角色还是让观众一秒回到追剧的感觉。万万没想到，最出彩的惊喜却被“外人”抢了去。

长年活跃于电视剧圈的李光洁鲜少在电影里露面，虽然戏份并不吃重，惊鸿一瞥总是令人意外。还记得在《九层妖塔》里一头“奶奶灰”的局长成了科考队的颜值担当，李光洁的“冷酷BOSS”路线看来是走上瘾了。《使徒行者》中，终极大反派“董先生”一脸狰狞地讲述自己杀人经过时的眼神、语气让人胆颤，表演极具颠覆性的同时，再度收获一批大呼“变态帅”的粉丝。

虽然自嘲是个“打酱油”的，拍摄过程可让李光洁吃尽了苦头。李光洁的档期太满，接到电影邀约的时候就因为调不开《林海雪原》的拍摄日程而让经纪人推了3次，最终磨下来

2天赶去香港拍。“我的戏又都是夜戏，白天拍不了，拍到第二天早上睡觉，晚上再接着拍，”他说，“基本上快忘了这个事的时候，说有一场戏希望我去补一下，录完节目连夜飞过去拍。”

那场花费了5小时的妆需要先用蜡把李光洁的眼睛盖上，做成伤口妆，再拿糖做的玻璃插进去、挂血。视力受阻，被两个人扶着上到一层楼，演出玻璃扎进眼睛里的疼痛感。导演马上就喊cut了：“恭喜你又一次杀青了。”懵到李光洁“请求”是否需要再拍一条，不然都快觉得对不起化妆师了。最终因为照顾到青少年对血腥镜头的观感，画面只闪过了2帧。

“这电影我每次去都特别的赶，可能在香港12小时都没够够。”李光洁与《使徒行者》的缘分匆忙，但情分可够义气。以前，印象中像他这样的“老艺术家”总是藏在银幕后面，现在，热闹的电影市场都把他“拉下水”做宣传了。一天7场路演，李光洁跑得十分敬业。近年来放飞自己，变身“微博段子手”的他还在推荐电影时耍了点小贫：“《使徒行者》有电视剧的基础，演员又都不错，没有理由票房不好。基于这几个因素，再加上有我。”

用挑战，激荡心灵

8月20日，《跨界歌王》播出了总决赛，李光洁找来老友陈思诚帮帮唱《睡在我上铺的兄弟》，并以13期节目的整体表现拿到了“最佳突破奖”。

说起来，参加这样一个真人秀节目本身就是他最大的突破了吧：“并不是私下唱歌多好听，唱歌好的演员太多了。我工作节奏一直是比较惯性的，接戏、拍戏、杀青，突然有一个节目能打破我固有的节奏，我觉得挺好玩的。”

一开始，《对不起，谢谢》这样的抒情歌100%是李光洁的歌，但后来，被节目组“找茬”一句“保险的选择有劲吗？”之后，他挑战了一些在KTV不可能点的歌。虽说《情瘤感菌》《烦恼歌》这样无厘头的风格和他本人的形象相去甚远，但一经改编，夸张的音乐剧式表演与他过往的专业经历是匹配的：“其实也没有想模仿杰克逊，是编舞团队想要《西区故事》的感觉，第四期的时候是唱那种音乐剧形式的，导演组就希望我半决赛还是以音乐剧的方式回来。”

私下，李光洁是个懂得生活的人，打高尔夫球、做有氧运动，前阵子还刚从巴哈马拍完保护鲨鱼的公益短片回来，顺便过了趟自己的潜水瘾。然而一聊到拍戏，却又分分钟能感受到他的“正直”，用他的话来说，是“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、演员的自我修养这种教育体系走出来的演员”的习惯，语气里有几分责任感。

在和吴秀波拍戏的时候，或许更早，他就被叫“叔”了。时下“小鲜肉”流行，被问及怎么看待，他就用那种责任感这么回答：“为什么要跟小鲜肉比呢？人家20就20，我35就35。大众的审美没有高下、好坏、优劣，但是作为一个从业人员，要思考是否有责任把大众审美引导得更好。现在电影市场这么好，大家都想进去淘点金，却把电影变成了纯商品，只做一个大数据调查，买个大IP，请粉丝多的明星一组装，就走上院线卖了。但真正的电影不太是这样的，对观众、社会还是要有价值的。有意思的同时是有意义的，不能只有意思没有意义。”

